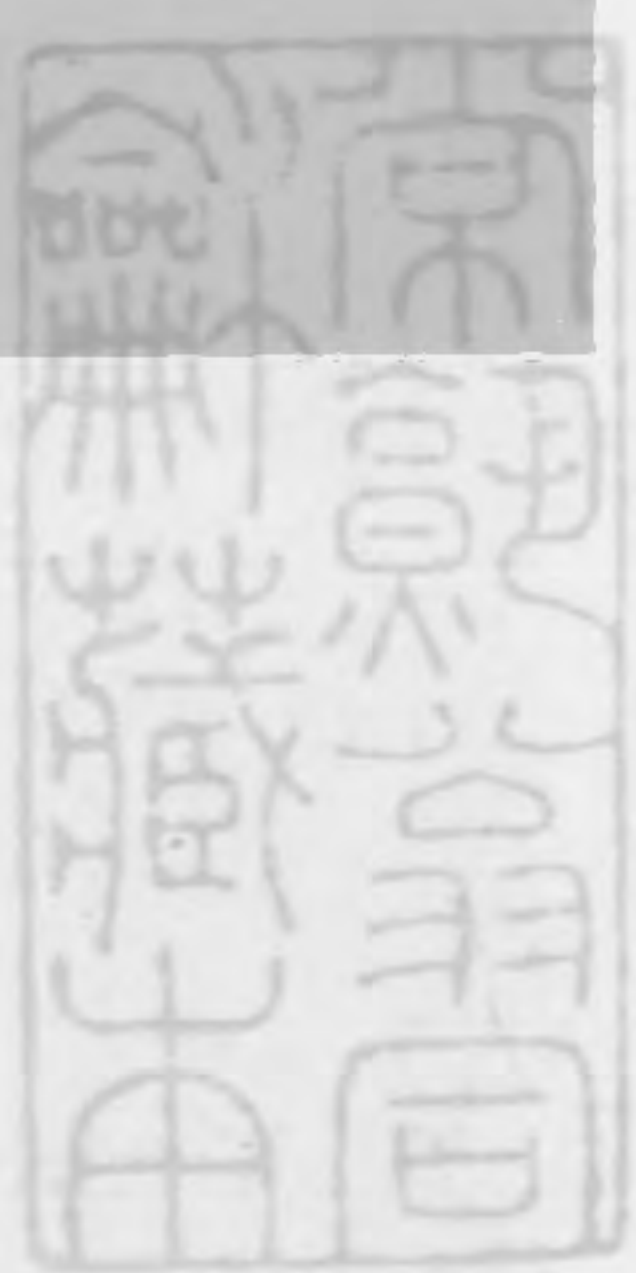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三

序

甲申同班小錄序

合天下選人至多也。合天下京狀至少也。以
至少之數待至多之求，難矣。况夫修為繫乎
人，遇合繫乎天。在人者可勉，而在天者不可
徼也。噫，愈難矣。蘇明允有言：蒞官六七考，求
舉主五六人，誰不能者？病其濫之易也。然自
明允為此言，幾二百年，士大夫未有以改官



為易者何也。蓋慶曆以來薦舉之制加密矣。敏者十年滯者或三四年而後得。預於歲引之數。夫惟選之遴。故賢路通。得之難。故人情勸。試之久。故民事練。由今之法足矣。烏得尚膠前論哉。嘉定甲申春。上臨軒引陳誠之等故事。有題名小錄。因著其說於篇首。以侈上恩勵同志云。

和平志序 代人

舉一世所共榮者曰科目。曰官職。曰世家而

已。然是三者絕續晦顯。常不可必。其或縣延一二百載。絕而復續。晦而復顯。則通天下以為罕見矣。夫舉一世所共榮。通天下所罕見。而萃於一州一邑。謂之甚盛。可也。况萃於一里乎。和平里在邵武縣之南。鄉里有危氏。上官氏。黃氏。上官氏尤盛。自景祐至嘉定。此三姓擢進士第者二十餘人。入太學。預鄉賦。累不絕書。起徒步至顯宦。因而傳子孫為世家。榜籍迭書。衣冠襲起者。不可以數計也。

烏虜盛哉。然以科目官職世家定榮悴盛衰。蓋近世俗人之論。吾聞古之君子。所謂歿而不可朽者。不在是也。上官氏對策熙寧。不附新法。晚入元祐黨籍。其子留守汴都。不屈於虜而死。二公所立如此。近於天下之善士矣。豈企而待後作企其也。以重吾里哉。先民有言。誰謂華高。企而齊而既。以自勉。且勉里人。

送陳東序

金華葉潛仲君子人也。曩仕于撫。予捧檄至

馬始定交。後十年。予從事廣西。經略使府。潛仲適佐漕幕。嶺外少公事。多暇日。予二人游釣吟奕。必俱。神崖鬼洞。東縕旨進。唐錦宋刻。剜苔疾讀。登巘放鶴。俯湫呼龍。平生樂事。莫如桂州時也。既而予二人考舉及格。同日出嶺。潛仲還婺。予歸莆。乃聞潛仲病卒。悲夫。尚忍言之。陳君子東。潛仲客也。忽攜潛仲手鈔詩卷相訪。又出潛仲之子字天啟者。詩十數首。字畫句法。遂逼乃翁。嗚呼。潛仲可謂能教

烏虜盛哉。然以科目官職世家定榮悴盛衰。蓋近世俗人之論。吾聞古之君子。所謂歿而不可朽者。不在是也。上官氏對策熙寧。不附新法。晚入元祐黨籍。其子留守汴都。不屈於虜而死。二公所立如此。近於天下之善士矣。豈特足以重吾里哉。先民有言。誰謂華高企而齊。而既以自勉。且勉里人。

送陳東序

金華葉潛仲。君子人也。曩仕于撫。予捧檄至

焉。始定交。後十年。予從事廣西。經略使府。潛

仲適佐漕幕。嶺外少公事。多暇日。予二人游

釣吟奕。必俱。神崖鬼洞。東縕東旨進。唐錦宋刻。

剡苔疾讀。登巘放鶴。俯湫呼龍。平生樂事。莫

如桂州時也。既而予二人考舉及格。同日出

嶺。潛仲還婺。予歸莆。乃聞潛仲病卒。悲夫。尚

忍言之。陳君子東。潛仲客也。忽獲潛仲手鈔

詩卷。相訪。又出潛仲之子。字天啟者。詩十數

首。字畫句法。遂逼乃翁。嗚呼。潛仲可謂能教

子矣。子東倦、交誼、語潛仲平生、輒忼慨涕
下。烏虜潛仲可謂能取友矣。昔人云生子當
如孫仲謀。殆為天啟發也。又云見元賓之所
與。如見元賓。殆為子東發也。

劉圻父詩序

余嘗病世之為唐律者。膠攀淺易。僞局才思。
千篇一體。而為派家者。則又馳騫廣遠。蕩棄
幅尺。一嗅味盡。麻沙劉君圻父。融液衆格。自
為一家。短章有孔鵲鴛之麗。大篇有鷓鴣之

壯。枯槁之中。含腴澤。舒肆之中。寓掣歛。非深
於詩者。不能也。矧其貴山林。賤城市。視蟬冕
如布衣。見朱門如蓬戶。靜定之言多。躁動之意
少。庶幾乎冲澹。以自守。遺佚而不怨者矣。雖
然。文以氣為主。少銳老惰。人莫不然。世謂鮑
照。江淹。晚節才盡。余獨以為氣有惰。而才無
盡。子美夔州。介甫鍾山。以後所作。豈以老而
惰哉。余幼亦酷嗜。歲月幾何。顏髮益蒼。事物
奪其外。憂患攻其內。耗已銷鑠。不復有一字

矣。圻父幸在世，故膠擾之外，為事物憂患之所
怒。養氣益充，下語益妙。它日余將求續集而
觀老筆焉。

送高上人序

儒詆釋為夷教，義理一也。豈有華夷之辨哉。
吾聞身毒天竺諸國，皆有城郭，居民其法度
教令，雖不可得而詳，竊意其獎忠孝而禁悖
逆。大指無以異於中華。不然，則其類滅而國
墟矣。如世所傳賢沙黃檗之事，在人為悖子。

在物為鳥獍，非特中華之所禁，固身毒天竺
之王之所必誅者也。凡釋皆宗釋迦，彼以王
子之貴，當國統之重，不逃則不得去。若夫賢
沙黃檗，民也不逃親，亦可去。既逃之，又棄之，
又絕之，視其親凍餓轉死，終不與粒飯。尤藥
噫，其不識罪福甚矣。高上人禪價重，東南慨
二師之被誣，著論力辯，痛親之暴露，飛錫歸
窠，築慈母庵，思親精舍，馬國家之於孝子，小
則饋酒餼，大則旌門閭，獎之至矣。然古今孝

子不多見民而孝世以為祥瑞矣釋而孝非祥瑞之尤乎高縣人也予縣令也將饋之酒餼高齋素將請于上而旌其閭高無家烏虜吾無所用吾一情矣於其行姑書此附于西山先生贈卷之後

陳敬叟集序

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為吏勤苦三年邑無闕事而余成俗人矣然少走四方狂名已出邑中騷人墨客

如陳敬叟劉圻父游季僊輩往辱與之游主人詩律久廢不復有一字常命小史設筆硯觀衆賓賦詠以為樂嘗許諸人之作圻父得之夷淡而失之槁乾季僊得之深密而失之遲晦惟敬叟才氣清拔力量宏放險夷穠淡深淺密疎各極其態不主一體至其為人曠達如列禦寇莊周飲酒如阮嗣宗李太白筆札如谷子雲行草篆隸如張顛李潮樂府如溫飛卿韓致光余每歎其所長非復一事

既解銅墨歸臥山中五六年谿上故人獨敬
叟書問不絕其交誼又過人如此一旦緘其
藁來曰為我序之嗟夫余何足以知君哉追
念昔者會集諸君銳甚頗哀余衰猶能鼓旗
助譟其旁今志氣銷磨由衰至竭敬叟未知
其然顧方援麾挑戰余遠望之悲傷感慨殆
如伏波曳足土室中矣嗟夫余何足以序君
哉敬叟名以莊穀城黃子厚之甥故其詩酷
似云

瓜圃集序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
能為韋體如永嘉諸人極力馳驟纔望見賈
島姚合之藩而已余詩亦然十年前始自厭
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不謂然其說
曰言意深淺存人胃懷不繫體格若氣象廣
大雖唐律不害為黃鍾大呂否則手操雲和
而驚颼駭電猶隱絃撥間也余感其言而
止亡友翁應叟尤工律詩集中古體不一二

見無乃與余同病乎。然觀其送人去國之章，
有山人處士踈直之氣，傷時聞警之作，有忠
臣孝子微婉之義，感知懷友之什，有俠客節
士生死不相背負之意，處窮而耻勢利之合，
無責而任善類之憂，其言多有益世教，凡教
慢褻狎，閨情春思之類，無一字一句及之。是
豈可以律詩而槩少之耶？蓋應叟晚為洛學，
客游所至，必交其善士，尤為西山真公所知。
其詩有自來矣。既沒數年，子元孺始請余序。

其集夫作詩難，序詩尤難。小序最古，最受攻
至朱文公始盡掃而去之，而詩之義自見。詩
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決矣。嗟乎！作詩
者何人？歟。鷓鴣七月，周公也。棠棣，召穆公也。
碩，史克也。祈招，祭公謀父也。黍離，周大夫也。
皆古之聖賢也。謂小序不足以知古聖賢之
意，則有之矣。至於奇人傷諷，女子自誓，蟋蟀
譏儉，碩鼠况貪，與其它比興風刺，往往出於
小夫賤隸之口，涂之人猶知之，而况子夏孔

門之高弟。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高弟名儒之學問。而有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自謂知朋友之意乎。雖然。交游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人。則曰未詳也。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乃述所見於篇首。故余文未必能重應叟之詩。應叟之詩。或足以重余文也。應叟名定。別字安然。瓜圃。其自號云。

退庵居士集序

自先朝設詞科。而文字日趨於工。譬錦工之機錦。玉人之攻玉。極天下之組麗。瑰美。國家大典冊。必屬筆於其人焉。然雜博傷正氣。締繪損自然。其病乃在於太工。惟番陽三洪。筆力浩大。不僿於記問。不縛於體式。士之得其門者寡矣。退庵居士陳公某。文安公之壻。著名淳熙中。其生晚。不及識公。得其遺文十五卷。讀之。歎曰。是提孤軍。與三洪對壘者。夫文不能皆工。故曾子固劣於詩。溫公自言不習。

四六公儷語高妙殆天畀不可學詩簡而遠
近而深有味外之味古文鍛鍊精粹一字不
可增損在人其禮法之士在兵其節制之師
歟其嘗恨古今詞人徃徃詞勝理華過實公
啟以包呂勉中司以東南民力竭規總餉書
上內相謂文人多托文以濟姦上執政謂貧
賤憂戚非造物之見厄其識度操守如是使
公有言責必不受風旨供副封掌封駁必不
奉行中批內降代王言必不擲筆而發名節
掃地之歎而年纔五十仕止提轄文思院世
未知公身沒言立性惜其不貴且壽此豈
足以論公歟初密學公闈人其後徙浙嘗作
研銘使廣東者公之父也今以詩書禮樂帥
江西者公之子也奕葉顯融而浙中僑居茅
竹數間僅通戶牖帥昂貴而不忍改築曰吾
先君子之廬也於乎亦足以觀公家法矣

艾軒先生集序 林光朝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間

大儒國人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間有異
同。惟於先生加敬。于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
氏。皆曰艾軒。晚為中書舍人。中批某人賜出
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輕臺諫。羞科
目矣。天子知先生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
不拜而去。其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
世。非先生意也。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
高處逼擅。弓殺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
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岫嶺之碑。岐
陽之鼓矣。初先生為布衣。已負重名。後貴顯
于朝。愛先生者皆以晚節為憂。及西掖去國。
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虜脩
而至於先生。而前輩責備之嚴如此。則凡脩
而未至於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其
可不畏晚繆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
根著不去。為李嶠。為張說。先生一奮其決。遂
為李藩。為袁高。義利萌於一念。芳臭分於千
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歿六十

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其所序者僅十之二
三外孫方之泰訪求裒拾彙為二十卷勤於
李漢趙德矣東陽晁侯鎔欲鋟梓會迫上印
不克就毗陵張侯友乃緒而成之余二大父
實率鄉人以事先生者也序非通家子弟責
乎敬不敢辭

野谷集序

趙漕汝錕

古人之詩大篇短章皆工後人不能皆工始
以一聯半句擅名頃趙紫芝諸人尤尚五言

律體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十字更增
一字吾末如之何矣其精苦如此以余所見
詩當繇豐而入約先約則不能豐矣自廣而
趨狹先狹則不能廣矣鴟鴞七月詩之宗祖
皆極其節奏變態而後止顧一切束以四十
字可乎明翁詩兼衆體而徧行吳楚百粵之
地眼力益高筆力益放卷中歌行跌宕頓挫
剗蛟縛虎手也及歛為五七言則又妥帖麗
密若唐人鍛鍊之作訂其品自元和天曆溯

于建安黃初者也。余舊聞明翁工詩而尤自
珍閱數出鄙語挑戰明翁終壁閉不出晚
歸後村明翁自番禺鈔新舊藁見寄嗟乎
余幼交明翁白首始見其詩蓋其深厚不事
銜鬻立身行已皆然不獨於詩然也余每自
謂粗知明翁今思昔之知明翁者淺矣余知
明翁而明翁不輕示余如此詎肯為不知者
出哉野谷明翁別墅余在郡日淺未及往游
而去此一卷詩最佳末寄園丁四十韻尤高

妙

賈仲穎詩序

永嘉多詩人四靈之中余僅識翁趙四靈之
外余所不及識者多矣賈君仲穎余所未及
識者之一也君生風雅之國為社友所推不
問可知其詩矣趙幾道王德嘉兄弟人物如
璧君與之友又可知其人焉賈氏自太傅為
西漢文詞之宗至以詩名於盛唐島鳴於晚
唐君豈其苗裔歟觀其大篇氣力雄拔音節

頓挫。吊湘賦鵬之遺。五七言如燈花寒影裏。
詩句雨聲中。如畫開牕戶。容秋月。徧倚闌干。
看晚山。倉人司倉得意句也。君雖不遇以死。
子嗣其業。以行藝貢于鄉。信矣。賈氏之多才。
子耶。

水木清華詩序

平海軍節度推官聽事之西。有泉有梅。肅翁
采昔人詩語。以水木清華扁其齋。富士同僚
從而詩之者若干人。余病痺不出戶限。既不

花冠李

能越邑。從君游。詩律久廢。呻吟累月。又不能
就一字。惟古詩有大序。有小序。蘭亭詩。右軍
為序。桃花源詩。太白為序。石鼎聯句。退之為
序。聚衆作而一人序之。其來舊矣。傳曰。木水
之有本原。肅翁其有本原者乎。然則孰為本。
肅翁以詞賦魁天下。集英對策第四。而無矜
色。無驕志。小心問學。謙虛求益。此本也。孰為
原。夫泉民俗富饒。賈胡走集之地。仕者鮮不
染指。肅翁居其間。獨不為珠犀點浣。此原也。

本盛則末華原澄則流清蓋清者可以範俗
華者可以飾治矣

張尚書集序

國朝用人尤嚴資格乾淳間天子益厭拘攣
稍於科舉之外擢士張公栻魏公掞之以經
行進韓公元吉王公鉅劉公孝躋陸公游以
文章用其餘起山林遺逸由故家子弟遇合
光顯者不可殫紀故戶部尚書僚齋張公蓋
當時親擢之一也公之學授於家庭又所交

皆天下賢雋而仕當朝廷極盛之時故其詩
冲澹和平可薦之郊廟非如孟郊賈島鳴其
窮愁而已牋奏溫潤麗縟可施之典冊非如
陳琳阮瑀工於書檄而已在上前論議或累
牘或數語詳而貫於理簡而周於事鑿乎
有用之言也初公在州縣故相正獻陳公鄭
卿景望趙卿德莊爭以文墨薦及後宦達更
以才業顯為漕總為司農太府為版曹長貳
皆金穀要劇之任考其奏篇如論坊場額重

和賈^買價高。又欲取郡縣十年以來創增之賦。剗除復舊。晚牧婺州。遂以蠲租賦殿。於是掩卷而作曰。此固文靖之心法。而張氏之世德歟。彼以文譽公者。特見其外爾。至以才稱公者。亦豈足以知其內哉。莆田使君公之孫也。詞學允宗。儒雅飾吏。既修泮宮。刊文軒集。迺取家集而併傳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可謂能似文靖矣。使君可謂能似公矣。某先君子嘗游公父子之間。使君有命曰。吾子

宜序先集。某敬拜曰。諾。

王南鄉文集序

余蒞番禺。送者系路。秋暑猶在。宿醒未解。坐舟中。如炊甑。偶得順風。張帆。伸^伸首蓬外。紫翠插空。舟人曰。羅浮山也。意稍舒豁。明日縣王^尹且^且攜其先大夫義豐^豐公遺文五卷示余。讀之終編。渙然如甘露之蠲渴。灑然如清泉之濯垢也。可謂能言之流矣。蓋公之言曰。文惠蹈襲。其妙在於能變。惟淵源者得之。豈惟文哉。

議論亦然。故公之諸文，變態無窮，不主一體。論事必攷古今，據義理，不祖舊說。詩高處逼陵陽，茶山四六佳者，不減汪綦。如王景文集序，醇文。雖歐公於子美，曼卿不能加矣。謂中興頌，異於仲尼諱魯之義，謂歸來辭，作於劉裕篡晉之先，吾之同結而不敢異，吾潛而失其實者，所未知也。公襄敏諸孫，常自稱將種，南宮對策，乞都建業，零陵封事，論一馬可贍五兵，宜罷擁馬，晚守濠梁，請復曹瑋方田，修種世衡射法，而仕止一麾。朱文公嘗歎公之材略已所不及，而不盡用，世必有任其責者。余讀公之文，悲公之志，乃取文公之語冠之編端，以行于世，且以慰公之子焉。公名阮，字南卿，義豐，所居山名。

石塘閑話序

六記百詩，寒齋所著。揔曰石塘閑話，蓋大藏五千餘軸，傳燈千七百，人精英骨髓，盡在是矣。然佛學起於六經，諸子之後，其說奇特，孤

行於天地間，有何不可。至李習之、柳子厚，稍引易論語莊列之書，以印證之。此乃儒者不能自守，求附於佛，非佛之不能自立，求助於儒也。余聞佛之妙，在於離言語處，拈花面壁，豈有白義可詮註哉。其後話頭百千，則語錄五車，亦太繁矣。夫方書不為扁鵲設，圖訣不為奕秋設，泥方比醫也。按圖低棋也。善讀寒齋書者，更高著眼目。

竹溪詩序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辯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鉅儒及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乾淳間，艾軒先生始好深湛之思，加煅煉之功，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就者，盡平生所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繇，密勝疎，精揜粗，同時惟呂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為

遲晦蓋先生一傳為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
可再傳為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三傳為竹
溪詩比其師稿乾中含華滋蕭散中藏嚴密
窘狹中見紆餘當其撚鬚搔首也搜索如象
罔之求珠斲削如巨靈之施鑿經緯如較人
之織絹及乎得手應心也簡者如蟲魚小篆
之古協者如韶鈞廣樂之奏偶者如雌雄
二劍之合天下後世誦之曰詩也非經義策
論之有韻者也初艾軒沒門人散或更名它
師獨網山樂軒篤守舊聞窮死不悔竹溪
方有盛名而一飲啄不忘樂軒廟祀之墓祭
之其師友之際如此詩直其土苴耳余少亦
著吟後避謗且畏禍遂廢不為然意根際刻
久而未盡晚見竹溪之作嘆曰吾詩可結局
矣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與網山樂軒俱
福清人余與艾軒俱莆田人

王卿子文詩序

古詩皆切於世教訐謾定命遠猶辰告大臣

之言也。敬之敬之。命不易哉。諫臣之言也。棠
棣之華。鄂不韡韡。宗臣之言也。載馳載驅。周
爰咨諏。使臣之言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將
率之言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君國子民之
言也。禹之訓。皋陶之歌。周公之詩。大率達而
在上者之作也。謂窮乃工詩。自唐始。而李杜
為尤窮。而最工者。然甫舊諫官。白亦詞臣。豈
必皆窶生寒人。飢餓而鳴哉。潛齋年未四十
導密旨。班列卿。使畿內。牧潛藩。言議風旨。聞

天下。不以詩自名。余得其詩讀之。本學術。隆
師友。扶忠賢。絀邪佞。愛君如愛親。憂民如憂
己。合於詩人之所謂六義者。蓋江湖草野之
士。白首專攻。不過得數十百篇。潛齋方有權
位。竊意^豐於彼者。必嗇於此。而其詩至二十
卷。又皆粹美。無疵^疵。間雅有味。詎可以常情^情測
度哉。抑余有恨焉。為其集止樵川也。豈自尔
遂無作乎。將靳固不以示人乎。昔廬陵半山
二公。愈貴愈顯。其詩愈肆。巋然為吾宋詩祖。

考疑

潛齋其盡發閔藏取樵川以後藁錄傳之無使異日觀者歎曰陳簡齋自大用後不復有詩潛齋當不以余言為僭也

趙寺丞和陶詩序

自有詩人以來推阮嗣宗陶淵明自是一家譬如景星慶雲醴泉靈芝雖天地間物而天地亦不能使之常有也然嗣宗跌宕棄禮法矜傲犯世患晚為勸進表以求容志行掃地反累其詩淵明多引典訓居然名教中人終

其身不踐二姓之庭未嘗諧世而世故不能害人物高勝其詩遂獨步千古唐詩人最多惟韋柳得其遺意李杜雖大家數使為陶體則不近矣本朝名公或追和其作極不過一二篇坡公以蓋代之材乃徧用其韻今松軒趙侯侯復畫和焉出牧吾州袖以教余退而讀之見其擊擊歛之中有開拓簡澹之內出奇偉藏大巧於樸寄大辨於訥容止音節不辯其孰為優孟孰為孫叔也可謂善學淵明者

矣。客難余曰：昔坡公和陶初出，穎濱獨云淵明不肯束帶見督郵，子瞻既辱於世，欲以晚節自擬淵明，誰其信之？今吾子推趙配陶，將無與穎濱異耶？余曰：坡公和陶於老大坎壈之餘，趙侯和陶於盛壯顯融之日，夫如是則知貴其身而求乎內矣，貴其身者必重名節，求乎內者必輕外物，其去淵明何遠之有？穎濱復出，不易吾言矣。

後村文集卷第二十三終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序

趙虛齋注莊子內篇序

往歲水心葉公講學析理，多異先儒習學記言，初出南塘趙公書抵余，曰：葉猶是同中之異，如其則真異耳。余駭其言而未見其書也。端平初，余為玉牒所主簿，趙為卿攝郎右銓，趙為侍郎，朝夕相親，稍窺平生論著於書場，皆出新義，雖伊洛之說不為隨，惟詩與朱子

同且語余曰。莆人惟鄭漁仲善讀書。可繼之。
勿為第二流人。鄭名樵。所謂夾漈先生者。余
謝不敢當。方欲盡傳其書。俄皆去國矣。耆雋
凋落。舊聞益荒。太常博士鄭君彝叟道莆。
為余言。虛齋趙公。方為諸經作傳。余固厚公。
以書叩問。公答云云。大指多與南塘合。然靳
惜未肯輕出。曰。出之將駭一世矣。余既老病。
無復四方之役。常恨不得挾冊以從公游。一
日於親友家。得公所作逍遙遊解。盡點舊
注。自成一家。以數明理。以理斷疑。如日曆然。
起一笑。子而千歲之日可知。如國棋然。下一
冷着。而滿盤之子皆活。訥而辨。簡而盡。心竊
歎伏。遂從公求得內篇本旨。而傳錄焉。余少
亦嗜此書。至是悟而笑曰。許多年在郭象雲
霧中。乃今彷彿見蒙叟戶庭矣。又悟世儒箋
傳之學。直隨聲接響。按摸出擊。余如水心南
塘。如虛齋。迺可謂之善學。因漆園之書。以推
它書。其高妙精詣。切於世用。抑又可知也。昔

南塘自以其易學講於旃厦公行矣扈蹕甘泉開卷通英其盡取諸書獻之乙覽列之學官與天下共之毋徒藏名山而俟來哲也

唐人五七言絕句序

野處洪公編唐人絕句僅萬首有一家數百首並取而不遺者亦有複出者疑其但取唐人文集雜說令人抄類而成書非必有所去取也余家童子初八塾始選五七言各百首口授之切情詣理之作匹士寒女不棄也否則巨人作家不錄也惟李杜當別論童子請曰昔杜牧譏元白誨淫今所取多邊情春思宮怨之什然乎余曰詩大序曰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古今論詩至是而止夫發乎情性者天理不容泯止乎禮義者聖筆不能刪也小子識之

本朝五七言絕句序

唐絕句詩選成童子復以本朝詩為請余曰茲事大難楊劉是一格歐蘇是一格黃陳是

一格一難也。以大家數掩群作，以鴻筆兼衆體，又一難也。昔趙公履常欲編本朝詩，輒止其意深矣。余病眊，舊讀不能盡記，家藏前人文集，苦不多。里中故家書類散落，不可借。暇日姑取所嘗記誦南渡前五七言，亦各百首授童子。或曰：本朝理學古文高出前代，惟詩視唐似有愧色。余曰：此謂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豈惟不愧於唐，蓋過之矣。

中興五七言絕句序

客問余曰：呂氏文鑑起建隆迄宣靖，何也？曰：炎紹而後，大家數尤盛於汴都，其人非朝廷之公卿，即交游之父祖，並存則不勝記誦之繁。精揀則未免遺落之恨。去取之際，難哉。客曰：子選本朝絕句，亦此意乎？曰：固也。客曰：昔人有言：唐文三變，詩亦然。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體。晚唐且不可廢，柰何乎？詳汴都而略江左也。余矍然起謝曰：君言有理，乃取中興以後諸家五七言，各選百首，內五言最難工。

前選猶有未滿人意者。此編則二精善矣。窮鄉無借書處。所見少。所取狹。可恨。惟此一條。爾。至於江湖諸人。約而在下。如姜夔、劉翰、趙蕃、師秀、徐照之流。自當別選。客曰：文鑑可併續乎？余曰：以俟君子。

王隱君六學九書序

近世卅^丹家如鄒^鄒子益、曾景建、黃天谷。皆余所善。惟白玉蟾不及識。然知其為閩清葛氏子。鄒不登七十。黃曾僅六十。蟾尤夭。死時皆無

它異。反不及常人。余益不信。世之有僊而丹之果可以不死也。晚使江左。始識丹池王君。示余所著書。余讀而異之。因記曩與諸人語。鄒專佞佛。黃涉獵道家書。不能精。蟾學與黃類。惟景建浩博可畏。扣之不窮。三人者。不足以涉其藩。甚矣。丹池之書。似吾景建也。丹家所知有限止。君於新理。本洙泗。接關洛。於周子、太極圖之外。為新圖焉。未知與譙^焦夫^天授袁道潔何如也。於談禪。離句義。谷儒釋為夫^大

覺牟尼圖焉。覺範如壁輩不及也。於道家本
易老參同契其說精詣。殆麻衣崆峒道士所
未發也。於兵法起風后至武侯上下數千年
圖其分合。扶其微妙。有薛季宣蔡季通所未
解也。論世事皆中窠臼。鑿_匕可行則种放常
秩之儔匹也。為文章散語老辣韻語高勝亦
曼卿子美之彷彿也。嗟夫。景建已矣。痛亡友
之不作。喜斯人之猶存。乃序其書而歸之。君
交游皆大貴人。持論不少。貶屈如勸史丞相
早退。與鄭丞相論邊事皆可傳。亦坐此落泊
歲不我與。栖_匕道涂。方求所謂大藥貲者。余
和君曰。仙家所謂三千功行者何也。君曰。活
人為第一義。余有志無力。今以書幣招我者。
實位將相。臨方面。南北生靈所賴。以休息者。
有福德。有資力。吾事其遂濟乎。余始悟安期
生畫策。梅福上書。始未嘗不冀有過。不遇乃
遁去耳。又扣君曰。吾聞僊者曰純陽曰無漏。
那晚置妾。曾在道州生子。黃葛不能無婦人。

君亦然何也。君曰：若所言內丹也，可以延年爾。大丹成，則飛騰變化去矣。余欲留君共究其論，春江渺然，風怒航駛，極目久之，君許它日訪余商榷，而君遊無期。余歸有日，未知尊酒相屬於何處也。君名允恭，字元爾，會稽人。

季父易藁序

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災異，往也。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

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流而為玄虛矣。本朝數學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邵氏之書雖存，通者極少。理學有伊川程氏、新安朱氏，舉世誦習，衆說幾廢。余嘗恨程邵同時不相折衷，由傳曰：皇極經世圖譜，遂判為二書，而不_{疑書}可合。天下豈有難通之書，亦豈有理外之數哉。噫！易更三聖，說易者非一家。程氏排臨川之學者，及教人讀易，必先輔嗣。介甫朱氏尊伊川之言者，至本義則多程氏所未發。議論

以難疑問答而詳義理以講貫切磋而精此
季父易藁之所為作也初余為建陽令季父
訪余縣齋因質易疑於蔡隱君伯靜後二十
餘年而書成大旨由朱程以求周孔由周孔
以求義文其篤守師說雖譙焦天授袁道潔無
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徑造微妙者彼虛而
此實矣季父名彌邵字壽翁中歲弃科舉閑
門著書動必由禮行義為鄉先生家貧食于
學晚舍去併學俸邵之太守眉山揚侯棟郡

博士括蒼俞君來即學為堂示舍蓋之意季
父僅一至焉後揚侯使本道又論薦于朝不
報卒年八十二俞君乃取昔所邵俸為刊易
藁而授簡其猶子克莊序之

張昭州集序

淳祐丁未予自少蓬免歸後村衰耗廢退巷
無行迹一日有奉函書剝啄柴荆者問之則
辰州糾曹張櫛之使也亟發書累紫蘭無它辭
而藁其先大夫遺文四十卷以請曰惟先友

序之。余日記曩游桂幕。臺閭森立。賓佐人務。逢銳出新奇。中上官意。大夫君方監郡。獨夷澹自守。專以寬靜禪大尹。綏遠人。遇休沐。或風日佳時。必命客聯騎。縱覽巒壑。徜徉永日。既而詔以君牧昭州。同志餞之于湘南樓時。予知君持身如古君子。愛民如漢循吏。餘事見於翰墨而已。未深叩而細論也。至是盡讀所謂四十卷者。喟然歎曰。前日之量君者。不亦淺哉。君之詩。師石湖。誠齋。然出入衆體。與某太守云。未能子字民。但欲兄事。錢嚴瀨云。策勛策筮上。自是一雲。臺谷二禽云。憂兄行不得。勸客不如歸。酷類其師。秋雨云。獨木乘危涉。勞薪帶濕吹。夏夜云。蝙蝠迴旋舞。蚊蚋跋扈飛。類唐子西雜詩云。阮孚幾蠟屐。晏子一狐裘。又云。移封初悶。通道忽陶。七類陸放翁。紫牡丹云。紫垂戶外瞻。天迥綠墜樓前。到地香。類二宋。南樓晚望云。江漢西來天地白。咄七通蘇子美。石曼卿。四六師平園帖。安

精確雖猝遽應酬之作皆有義理之脉它文亦多可傳誦君之所蘊如此而余初不能知甚矣余之淺陋可愧君之深厚可敬也當寶紹間仕有捷徑扶他繆巧立致顯融君方掩鼻權利白頭斗壘在時輩中最為滯留端平改紀獎擢廉退而君不少需以死矣昔與君別掾未勝衣今遂能會粹手澤來求予文回首舊日遊憩焉二紀撫卷感愴既以君之才不極於用為君根又以君之子能傳其業為掾

東之一喜也君吉之永新人名潞字東之作君之

網山集後序

學必有師師必有傳人楊雄之徒以侯芭為傳人授業河汾之門者衆矣以董常為傳人侯董皆窮鄉匹士功業不著于世而師道之傳在焉隆乾間南方學者皆師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百人去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生在時言高弟必曰網山後先生卒六十載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遇一布

衣死則死矣。而能亢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余嘗評文軒文高處。通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它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與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逼真。或可亂真。猶虎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孫林也。有若之似夫子也。形也。至於網山論著。句七字七。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林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它文稱是。然甫五十而死。

林彪
陵

子名簡子。字綺伯。客死。其後遂絕。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與網山之嫡孫行林侯肅翁交。友肅翁。既序其遺文矣。其復識其後。網山林

嫡孫下程
有脫誤
當作竹
溪林侯

樂軒集序

軒集序
可見

初網山既得師傳。嗣講席。戶外之屨。幾半艾。軒於是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為高弟。一日侍。網山謁老父。受其拜。接之如孫。然網山僅得中壽。使其高年。未必終窮也。樂軒七十五。廼

死年出於其師而窮尤甚於其師城中無片瓦僑居福清縣之橫塘開門受徒不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積鏹得百千歸買田數畝輒為人奪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今讀其文講學明理浩乎自得汲汲於希世求合螢窗雪案猶宗廟百官也菜羹脫粟猶堂食萬錢也入則課妻子耕織勤生務本有拾穗之歌焉出則與諸生孩誦登山臨水有舞雩之詠焉自昔遺佚阨窮之士功名頓挫時

命齟齬往々有感時觸事之作以洩其無慘不平之鳴若虞卿之愁韓非之憤墨翟之悲梁鴻之噫唐衢之哭是已軒平生可愁可憤可悲可噫可哭之時多矣而以樂自扁樂之為異在孔門惟許顏子先儒教人必令求顏氏之所樂嗚呼此固樂軒之所聞於二師歟樂軒沒二十餘年余從竹溪林侯肅翁傳抄遺藁姑叙其平生大致如此肅翁又樂軒高弟也他日居魏文貞之地秉陳叔達之筆當

為河汾先生立傳，無使天下後世有遺恨云。
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

江西詩派小序

山谷

國初詩人如潘閔、魏野、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為崑臚，故優人有擗扯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為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

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為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為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達磨，不易之論也。其力集詩尤善，信乎其自編者，頃見趙履常疑極宗師之近時詩人，惟趙得豫章之意，有絕似之者。

後山

後山樹立甚高，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然

自言其詩師豫章公或曰黃陳齊名何師之
有。余曰射較一鏃。弈角一着。^著惟詩亦然。後山
地位去豫章不遠。故能師之。若同時秦晁諸
人。則不能為此言矣。此惟深於詩者知之。文
師南豐詩。師豫章。二師皆極天下之本色。故
后山詩文高妙一世。然題太白畫像云。江西
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憂身。陸沉賤士。謂饒德
操也。按德操此詩。去手汚吾足之作。大爭地
位。太白非德操。遂陸沉耶。似非篤論。

韓子蒼

子蒼蜀人。學出蘇氏。與豫章不相接。呂公強
之入派。子蒼殊不樂。其詩有磨淬剪截之功。
終身改竄不已。有已寫寄人數年。而追取更
易一兩字者。故所作少而善。

徐師川

豫章之甥。然自為一家。不似涓陽。高自標封。
藐視一世。同時諸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
皆善。舊傳豫章見師川雙廟詩。勉諸洪進步。

知不足齋
本注曰楚
張邦昌也

今雙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亦多矣師川在
靖康中朝列有改名避偽楚諱者師川名婢
曰昌奴朝士至則呼之以名節自任故其詩云
直道庶幾師柳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實
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也

潘邠老

東坡文潛先後謫黃州皆與邠老游其詩自
云師老杜然有空意無實力余舊讀之病其
深蕪後見夏均父讀邠老詩亦有深蕪之評

三洪

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父警句往往
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詩尤工

初與龜父游梅仙觀龜父有詩卒章云願為
龍鱗嬰勿學蟬骨蛻是以直節期乃弟矣駒
父後居上坡晚節不終不持有媿於舅氏亦
有愧於長君也玉父南渡後為少蓬聞師川
召有懷駒父詩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
龍出羽淵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於鯨波之

龍出羽淵

知不足齋
本注曰楚
張邦昌也

今雙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亦多矣師川在靖康中朝列有改名避偽楚諱者師川名婢曰昌奴朝士至則呼之以名節自任故其詩云直道庶幾師柳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實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也

潘邠老

東坡文潛先後謫黃州皆與邠老游其詩自云師老杜然有空意無實力余舊讀之病其深蕪後見夏均父讀邠老詩亦有深蕪之評

三洪

洪興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父警句往往

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詩尤工

初與龜父游梅仙觀龜父有詩卒章云願為

龍鱗嬰勿學蟬骨蛻是以直節期乃弟矣駒

父後居上坡晚節不終不特有媿於舅氏亦

有愧於長君也玉父南渡後為少蓬聞師川

召有懷駒父詩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

龍出羽淵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於鯨波之

外玉父愛兄之道至矣。余讀而悲之。

夏均父

均父集中如擬陶韋五言。疊、逼真。律詩用事琢句。超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味。蓋用功於詩而非所謂無意於文之文也。然竦之諸孫。故其詩云。堂上文莊公。事業何崢嶸。孟子曰。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均父欲改之乎。其志亦可悲已。

二謝

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出冶。元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槃差若思。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歧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

二林

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卷。今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

不但以詩重

晁林用

喻汝礪作具茨集序云予曩遊都城與晁用道為同門生後三十六年識公武於涪陵不知為用道子也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論著自丙午之亂存者特歌詩二百許篇敢乞先生一言以發之又出其家譜諜乃知其先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予聳然曰是吾用道耶第今字林用為小異耳方

紹聖初天下偉異豪爽絕特之士離讒放逐晁氏群從多在黨中叔用於是飄然遺形逝而羅去之宅幽阜廕茂林於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嬰也暨朝廷諸公謀欲起之迺復任心獨往高挹而不顧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污也然則吾叔用所以傳於後世者果於詩乎顧其胸中必有含章內奧而深於道矣宋興

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屬之清豐。晁氏豐豐二氏者。天下甲門也。

文元公事。章聖皇帝二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手。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籍之英。則三代之器也。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宋宣獻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晁氏繼之。林用以文莊為曾大父。以文元公為高祖。家藏至二萬卷。故其

子孫焯掌勵志。錯綜而藻績之。皆以文學顯名。予嘗從林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也哉。雖然。叔用既已油然棲志。以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興屬。淵雅踈亮。未嘗為悽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其於晦明消長。用舍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也。嗚呼。所謂含章內奧。而深與於道者。非耶。秦漢以來。士有抱竒懷能。曾落不遇。往往燥心汗筆。

有怨誹^怫悵。沈抑之思，氣候急刻，不能閑退。古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錄其二賦^焉。至誼論三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興，棘亡，斬艾天下之術，則遷有所不錄。豈謂誼一不卒於其中，遂哀怨壹鬱泣涕以死，借使文帝盡用其言，誼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乎？惟深於道者，適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為於世者也。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此序筆力浩大，與叔用之詩相稱。余讀叔用詩，見其意度宏闊，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其律詩云：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于為過樓前。亂離後，追書承平事，未有悲哀警策於此句者。晁氏家世貴顯，而叔用不肯於此時陪伊優之列，而甘隨于為之後，可謂賢矣。它作皆激烈慷慨。南渡後，放翁可以繼之。

呂滎陽居符離信民為教官從滎陽學故紫
微公尤推尊信民其詩云富貴空中華文章
木上癭要知真實地惟有華嚴境蓋呂氏家
世本喜談禪而紫微與信民皆尚禪學

李商老

公擇尚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
與往還頗博覽強記然詩體拘狹少變化

三僧

三僧中如壁詩輕快似謝無逸亦欠工祖可

然讀書詩料多無蔬筍氣僧中一角麟也善
權與可相上下

高子勉

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麥城詩押險韻
略無窮態集中健語層出紫微公乃以殿諸
人何也可升

江子之

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工舍社兄而取弟亦不
可曉豈子我自為家不肯入社如韓子蒼耶

李希聲

與徐師川潘邠老諸人同時

楊信祖

變道官：惡田家事：賢唐人得意語也

呂紫微

紫微公作夏均父集序云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替於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

以與語活法矣謝元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黃公首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趣向畢精盡智左規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然予區區淺末之論皆漢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之為詩者讀之果何以使人興起其為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

人與觀群怨乎。果可以使人知事父事君而
能識鳥獸草木之名之理乎。為之而不能使
人如是。則如勿作。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
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
外。變化不測者。後更多從先生長者游。聞聖
人之所以言詩者。而得其要妙。所謂無意於
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余嘗以為此
序。天下之至言也。然均父所作。似未能然。往
徃紫微公自道耳。所引謝宣城好詩。流轉圓

美如彈丸之語。余以宣城詩考之。如錦工機
錦。玉人琢玉。極天下巧妙。窮極妙。然後能
流轉圓美。近時學者徃徃誤認彈丸之喻。而
趨於易。故放翁詩云。彈丸之論。方誤人。又朱
文公云。紫微論詩。欲字。響。其晚年詩多啞
了。然則欲知紫微詩者。以均父集序觀之。則
知彈丸之語。非主於易。又以文公之語驗之。
則所謂字。響者。果不可以退情矣。

總序

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
人內何人表顯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
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
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今取其全篇佳者或
一聯一句可諷詠者或對偶工者各著于編
以便觀覽派中如陳後山彭城人韓子蒼陵
陽人潘邠老黃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晁叔
用江子之開封人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北
口人高子勉京西人非皆江西人也同時如
曾文清乃贛人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而不
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惜當日無人
以此叩之後來誠齋出真得所謂活法所謂
流轉圓美如彈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見耳派
詩舊本以東萊居後山上非也今以繼宗派庶
幾不失紫微公初意

後村居士文集卷之二十四



程